

在轰炸中来去

郭沫若著



抗戰文藝小叢書

蕭沫若著

蕭沫若

在中轉作評來去
在轟炸中來去

二十號傍晚離開上海，到達某地。正擬往訪辭修時，辭修偕俞樵鋒部長迎頭而來，言將往前方對某師作訓話。於是又被邀約上車，向××出發。

車中辭修告我，某師戰績最佳，現整理完備又將加上前線，集合班長以上的人訓話。

在敵前集合全師官長作訓話，雖在夜間，我是感覺着有點冒險的。

這冒險，辭修也有點軀心，他在一次長時間的沉默之後，突然對我這樣說：今晚要托你的宏福才好。

這意思，我沒有懂得。

辭修又才加以說明，他說，你自己的文章上不是說過，說你今年交大運？

這一說，我便恍然大悟了，原來辭修讀過了「由日本回來了」的我那篇文章，那兒是寫着我四十六歲交大運的話。

夜是朦朧的夜，月光藏在雲中，但隱隱可辨其所在。達到目的地時，正面的空中有紅綠各色的光球昇上，是漢奸放的信號。接着便有飛機的拍音，但機影不可見。

士官們集合在一處草坪上，早就在等待着了。

辭修約樵峯和我一同去訓話，但我們辭謝了，立在路傍聽候。

訓話的時間，在一小時以上，因為在辭修之後，尙繼之以軍長師長。

正在訓話途中，轟然一聲落下了一個炸彈，離集合處不遠，自然是敵機投下的。但士官們屹立着，連頭也沒有掉動。

訓話畢後又登車就歸途，途中，辭修又對我說：今晚真是托了你的宏福，假使那個炸彈投在隊伍的正中，豈不是一場大禍？

是的，我自己近來都有點相信運命了，就是我自己實在托福的事情很多，這怕是託的國家民族的福吧？所謂「國家將興，必有祲祥」，我看，似乎是有些道理。但這道理，我現在還沒有功夫去參透。

在某處與樵峰相別，他是要往蘇州的。他說，他明天下午要回南京，我便想措他的油，搭他的汽車同去，約好了明天往蘇州訪他。

到達司令部時已夜半二時過，是夜宿辭修室中。

二十一日傍晚抵蘇州，用電話叩問樵峯，樵峯已去矣。當夜決於吳縣留宿。宿處有桂花，在暗中吐放着濃重甜蜜的香氣，時有飛機來的警報，但余却甚泰然。睡眠甚安穩，因一切行裝乃來時在上海所新製者，頗覺舒適宜人也。

次日，因須等汽車從前方開來，便得到了充分的閑暇，午前在蘇州市上觀光了一遍。市民尚鎮靜，但商店多閉戶，這心理覺得有些可笑。閉戶大約是禦防轟炸吧，然而飛機的炸彈如投不中你的店舖，你何須乎關門？如投中了你的店舖，關門又有何益呢？大家與其說太不夠勇敢，甯可說太不夠聰明。

想起了蘇州有兩位老前輩是值得專誠拜訪的，一位是李根源先生，一位是張一塵先生，這張李二公，據我的拜訪所得的印象而言，實在是值得稱為「天下之大老。」

李先生是在一座小小的農人家裏遇着的，穿着異常樸素，一見便令人聯想到「三國志演義」上的關壯繆。

先生精神甚好，但右頸上有某種皮膚病，皮呈古銅色的鱗片狀，因而右頸下有淋氾腺的浮腫。先生雄於談，音調甚激烈，猶有當年叱咤三軍之概。

先生說，他的主張是「內王外霸」，他主張中國的動向只宜注重國防，一切粉飾太平的建設都是不需要，這次淞滬抗戰的結果便證明了。

先生又說，他對於蔣先生，在十三號以前，他也不甚佩服，但自十三號以後，他可以向他叩頭了。

說這些話的時候，態度異常誠懇，炯炯的眼光似乎有潤意，臉上也浮出了細密的汗珠。

蘇州的美國教士於救護傷兵事甚為熱心，士兵以入蘇州病院為樂，蓋外科手術既佳，而待遇又好也。美使詹森屢命教士們退出中國，而教士們不肯。——這消息也是李先生告訴我的。

李先生的印象既像關羽，張先生的印象則頗類諸葛孔明，張先生人不甚高，

顏面作三角形，無鬚，白皙，雖無論巾羽扇，然其清明之氣藹如也。

張先生便是在最近報章上傳播一時的「老子軍」的組織者。他的組織經蔣先生的電阻，自然中輟了，但他有一通復電，報上却尚未傳播。張先生把那電稿取了出來給我看，稿子是用墨筆寫在幾張大型證歷的廢紙背上。文辭懇切動人，我要先生拿在「救亡日報」上發表，先生慨諾了。

先生說，他前幾天在某處遇見馮煥章先生，煥章先生說他精神很好，他說：「我平常並不好，時常生病，但自八一三以來，我的精神便百倍起來，什麼病都沒有了。」

先生又說，我們中國人壽來是伸不起腰的，但是我們這次却伸起腰來了。我們中國人平常打死一兩個日本人，立刻要賠款兩三萬，但這次我們已經打死了他兩三萬人，這如在平時，不知道又要該賠多少款。先生叫我「統計」一下，說「怕有很多的零吧。」

先生書案上正寫就一張短軸，是臨的蘇長公的「天際帖」，「中秋後二日」所書。中秋後二日即余抵蘇之九月二十一日也。我便請求先生的墨寶，先生說，就把這張送你作爲紀念吧，不過沒有上款，不要緊吧？我說，沒有上款正好。（是的，實在正好，假使像先生這樣的人爲我落個上款，而客氣地稱爲「先生」，那我是要永遠感到慚愧的。）

於是先生便連忙去取了張報紙來，把字條摺好，遞了給我。

我真真是感覺着獲得了一件無上的寶貝。

三

7
拜訪了張李二公同寓之後，辭修派來跟我的一個人走來報告我，汽車已經開來了，正在上油。

發車時是傍晚六點鐘。雨在微微地下着。走到一處有兩架大卡車停止着的地方，我們的車也停止了。前車的司機者來告訴我們，有敵機來襲。諦聽時，在朦朧的空中果然有拍音，但不知究竟是我機，抑係敵機。

拍音消逝了，車又開動了起來。

整整走了一個晝夜，直到二十二日的清晨五時，才到了南京，據說，夜裏所走的公路是繞過了××的。

到了南京，最初是拜訪第××軍駐京辦事處的趙處長淳如。由淳如作嚮導，接着便去訪問了新由貴州來的薛岳和航空委員會的周主任至柔。和軍事上的朋友們談話，我覺得是最有趣味的，因為他們的態度很直爽，而抗戰的意志很堅決。

是在至柔那裏講的話。我的估計是蘇聯的加入戰爭，或許會由日本先行着手的形勢而發動。原因是日本所最恐怖的是蘇聯東方軍的空襲。蘇聯由海參威發動空軍力量，可以炸毀日本的心臟地帶，如東京，橫濱，大坂，神戶等地，而且飛

機的飛程可以來而復返，返而復來。日本的空軍固然也可以炸毀海參威或更進炸毀其貝加爾湖南岸之重工業等地帶，但此等地帶並無關於蘇聯之生死存亡。日本的空軍要想飛到莫斯科，或列寧格勒，那等於是一種夢想。我們的對日抗戰，日本人在是求其速戰速決的，然而我們的抗戰意志日益堅固，速戰速決已經勢不可能，這使得日本人發生了焦躁。抗戰愈持久，日本人的焦躁愈充進，因而對於蘇聯的恐怖也就愈見激增。為要解除自己的恐怖，我覺得日本人有先下手襲擊蘇聯的可能。

至柔不甚同意我這個意思，他說，日本人是應該先以全力對付我們，一面敷衍蘇聯，不讓她捲入漩渦，方為得計。一時要對付兩國，她是不會那樣愚蠢的。並且蘇聯的戰備，她也襲擊不了。

至柔的見解本來是經常的道理，站在理智的立場上來說，自然是應該先以全力來對付我們為得計。然而日本的軍部早是把理智喪失了的。他們如還有理智的

活動，第一層他們應該覺悟到對華侵略只是增長他們的亡國的危機；其次至少也應該覺悟得既在華北作戰，便不應該再到南方來生靈。然而關於這兩層他們都死不覺悟，我們可以付想到他們自己會是以襲擊蘇聯爲得計的，蓋兵法所謂「先發制人」也。

不過這些都是估計，究竟事實怎樣，只有等待時間來解答。

四

一口皮箱，一囊被捲，被淳如處長命人搬進了首都飯店，於是暫時便把自己的身子寄頓在那兒的二百十四號室裏。飯店純依西式經營，室內亦相當潔淨。有浴室，這正投我所好，便入浴一次，掃蕩我兩三日來身上所積蓄的塵垢。

在潔白的磁盆中想到了古人所說的「齋戒沐浴可以祀上帝」，我覺得我們中

國人在古時候似乎是最愛潔淨，最重視沐浴的民族，對於沐浴一事竟賦予了宗教的情操。曾點的「浴乎沂，風乎舞雩」，深得了孔夫子的讚美，大約也就是出於這同一的情操吧。但這在印度和歐洲的中世紀却是兩樣，儘管宗教儀節異常嚴重，而沐浴是被視爲了罪惡的。據說浴時和浴後都發動人的淫思。這心理和我們的民族心理似乎有點兩樣。不過我們的民族後來也不愛潔淨了，同樣也有以浴沐爲撥發淫興的習氣，不知是否受的西方的影響。

不管他，我究竟是中國人，重視浴沐的遺傳因子仍然在我的血液中流着，我是喜歡浴沐的。據我自己的經驗，浴沐之後儘可以減少人的雜念，使自己的身心都振作了起來，不好放肆。就譬如一張潔白的手巾吧，你自己初拿到手時，總是不好隨便污穢它的。故爾浴沐之後，必然地伴以心齋，我是這樣地感覺着。有了這樣的感覺，就要和上帝見面，似乎真可以泰然，雖則我自己並不相信有什麼上帝。

浴後，坐就南窗下的書案，給上海的友人寫了兩封信。雨是早住了，但天氣是昏濛的。起伏着的紫金山脈在西首靜峙着，有一高峯特尖銳，頗類日本的富士。略略動了一下登臨的興趣。但也想到應該做的事體還多，這種閒情，僅如微颺一抹而已。

腸胃仍然是不甚舒服，早食既未用，中飯亦不想進，便索性實行了斷食的齋戒。

室中是有雙床的，我佔領了一張，倒上床去略略休息了幾刻鐘，醒來時已快午後一時了。早上由淳如處長早已約定，在午後一時當去訪錢慕尹先生，不一會，淳如也就坐着汽車來了。

慕尹先生是第一侍從室的主任，我們的見面這回還是第一次。第一次見面，覺得慕尹先生的身體很魁梧，而氣象却雍睦。我把辭修寫的介紹信交給他，同時也把由上海來時何香凝先生所委託的慰勞蔣先生的一大包絨線襪物也點交了。

彼此略略談了一些客氣話，於是便告辭了出來。

三

回到首都飯店，和淳如分了手，我自己便往第八路軍後方辦事處去訪問葉劍英。葉是北伐時代的老友，我和他的契闊也整整地十年了，最後一次的聚首，記得是民國十六年八月初頭的一夜，是在九江的一隻湖船上。湖，大約是甘棠湖吧，因為是沒有月的夜，四面都很朦朧。我只記得湖中四處有菱浮汎，我自己還把菱拔起來，剝食過幾粒新鮮的菱角。同船的，記得有陽翰笙，有李德謨，似乎還有梅髮彬，但當夜所談的話，已就和那夜景一樣，完全朦朧了。

在一間陳設很簡單的狹小的會客室裏會見了劍英，他的相貌仍和十年前相差不遠，只是眼睛更有光彩，但不知怎的，總覺得表情有點寂寞。這大約是由於他

是善戰的勇將，他的背境應該是幾萬大兵，而不應該是幾張後發吧？

問了些陝北方面的朋友們的消息，也問了些住在首都的朋友們的地址，接着我又分頭去開始了我的個別訪問。

最先去訪問了陳立夫先生和邵力子先生，立夫先生不在，力子先生也不在。我曉得他們是很忙的，便各留了一張字條，告訴了我住的地方，並請求指定時間和地點，以便再往候教。

其次是訪問了李應潮先生，這次是會着了。由應潮的轉告，才知道陳真如也住在首都飯店。因此我從應潮那兒告辭了出來之後，便連忙地趕回旅邸。

但是，真如出去了。

我躊躇了起來，想去訪問多年不見的田漢。但我不知道他住的地方。我知道只要打電話到新民報館去探問便可以問明，但那報館裏面我有很多的熟人，假如他們一知道我到了南京，立地便會在報上登出來，這是使我有點惶惑的。自己的

名字在報上看見時，不知怎的，連自己都覺得有幾分憎恨。這怕是在日本過了十年的退讓生活所養出的情緒吧。日本的新聞記者，他們實在是做到了「無冕王」的地位，他們的一枝筆充分地可以生殺人。連日本人都害怕他們，覺得他們比「刑事」(包探)還要可怕。

又想到傅抱石。這是一位擅長篆刻的天才，他能刻細字，於方寸之內刻列萬言，圖畫也相當出色。我是在日本認識他的。他有一個時期在留學生監督處充書記，月領薪水六十元，一面工作，一面苦讀，而且還要寄錢回國養家。他那堅苦卓絕的精神我也是佩服的。我知道他在中山大學藝術科担任教席，便叫人打電話到中大夫問，但卻沒有問出一個結果。

怎麼辦呢？正在躊躇的時候，電話來了，是真如打來的。他又得到應潮的轉告，知道了我住的地方。他約我到某處去和他同吃晚飯。

——是的，這倒是一件大問題，吃晚飯！我的斷食了一整天的肚子，這樣告

訴我說。

真如比北伐時更健康了。

六

在夜色蒼茫的園子中，真如告訴了我一段故事。

「一二八的砲手」——吳履遜，和他的日本夫人離了婚，上華北的前線去了。

這，我覺得，是很好的——一項戲劇材料，我現在賂賂提供一些素材出來，希望在鬧劇本荒的現劇界能夠有人把它劇化。

吳履遜是日本的士官學校畢業生，廣東人，身體魁梧，年紀只有三十左右。

「一二八」時是舊十九路軍的團長，在「一二八」的當晚，他的日本夫人替他生出第一個男孩的時候，他在關北向日本軍人放出第一發的大砲。

舊十九路軍雲散後，他游歷過歐洲。在前年，又重遊日本，我是那時和他相識的，也和他的夫人見過幾次面。他的夫人很愛他，他也很愛他的夫人。不久他們便回廣東去了。

今年我回上海的當時，履遜剛好由廬山下來要回廣州，在上海又曾聚首過一次。那時他告訴我，說他很關心他的夫人，又說他的夫人要有第三次的生產了。回廣州後曾來一信，報告着那第三次的生產又是一個男孩。

相別不久，全面抗戰的局面便展開了。沒想出僅僅兩個月的辰光，他竟和他的夫人離了婚，跑到了華北的最前線去。

離婚，據真如說，是雙方合意的。在他們的離婚的筵席上，真如曾為他們作證人。二男一女由他的夫人帶去了。

履遜夫人在當席說過這樣的話：履遜，你是軍人，處在國難嚴重的時候，正是你應該效命疆場的時候，請你不要顧慮我。我雖然是生在日本的女子，但日本

軍部的侵略獸行，我是澈底反對的，你的兒女我要盡心撫育，要使他們承繼着你的志氣，使他們永遠是中國的兒女。

這，可不是一場悲壯劇嗎？

履遜是儘可以留在廣州盡着他的職守的，然而他卻上了華北的最前線，這心情是值得我們酌取的。

在夜色蒼茫的園子中聽到真如告訴我這段故事，我自己一面感覺着興奮，但一面也感覺着會心的微笑……

——中國有這樣的軍人，中國是絕對不會亡的！

七

九時頃，已經換上寢衣，在室中寫着日記的時候，力子先生來了。

力子先生的態度較諸從前更有醜陋儒者之風，一見便令人感覺着親睦。十幾年不見，我覺得他比從前是要老些，胖些。但他卻說我比從前更年青了。有好些朋友在這樣說，我自己有點不知其所以然。我想，大約也就是由於這次抗戰的原故罷。這次抗戰的結果，把我們的民族精神振作了起來，抑且在我們民族頭上的陳陳相因的恥辱，悲愁，焦燥，憤懣，一掃而空了。我自己的額上的繡紋，眉間的鬱浪，也應該是隨着這民族復生的機運而消逝了的。

是的，我們整個的民族，都應該是比從前更年青了。

——我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是民國十五年四月在廣東的時候，那時廣州的血花劇社在青年會表演我的「棠棣之花」，我們一道看戲。戲演完之後，我還是搭着你的汽車回廣東大學的。你該還記得？

這往事我回溯了一遍，力子先生也同樣地記得很清晰。

力子先生問了我回國時的光景，又談了些宣傳工作的情形，談了有一個鐘頭。

的光景，才起身作別。我送他下樓時，他看我穿的是寢衣，生悉我着涼，向我關照了好幾次。我覺得就好像見到了我的一位長兄一樣。

首都第一夜的睡眠是很恬適的。

八

二十四號了。天色仍然是昏濛的。一大清早便有好幾位朋友來訪，直到九點鐘的時候才空閒了下來。我覺得仍然有到新民報館去找田漢的必要，縱橫我的到達南京已經有不少的朋友知道，早遲免不了要在報上登出，我也就用不着多所顧慮了。

新民報館是四川同鄉陳銘德經營的。銘德的夫人鄧季偉女士是一位律師，去年春天到日本東京治病，我曾經照拂她過，因此也認識了銘德。田漢是時常在新

民報的副刊上寫文章的，向銘德和季惺探問當然可以知道他的住處。

上新民報館的二樓時，劈頭碰着銘德，他驚異了，大叫着：哦哦哦，你來了，什麼時候來的。

我看見季惺在室底的南窗下和一位女客在談話，但她看見我進房，聽見她丈夫大叫，她都沒有動？

銘德連忙向她報告：季惺，你不認得了嗎？郭先生來了！

季惺到這時候才驚喜着，跳到身邊來，連忙說：驟看，簡直認不出了，你比在日本看見的時候年青得許多。

——因為你改了裝，銘德解說着：在日本的時候看見你穿的是和服，你現在穿西裝，實在年青得很多。

是的，這怕也是一種理由，不過在沒有看過我的和服裝束的人也同樣說我年青了，這理由又像有些不充分。

——師母呢？有信來嗎？師弟，師妹們呢？好嗎？季愷殷勤地問着。我們實在關心，前幾天田壽昌先生到上海去，我們特別拜托了他，要他定要來向你致意。

——壽昌已經到上海去了嗎？

不用說我們是在路上錯過了。

接着問到了我的住處，他們定要叫我搬進他們的公館里去，說旅館太貴，吃食也不方便。

——你搬到我們那里去，一定搬，每天有四川菜好吃呢！銘德這樣說着，自己也大笑起來。

——好的，我會搬，我會替你收拾，我去幫你搬好了。季愷堅決地撇開我就要走。

我看他們太慫了，實在搬不過他們的厚意，於是也就答應搬，答應和季愷

一道回到旅館裏去。

回到旅館，叫聽差的把賬開來的時候，他說賬房裏已經有人關照過，凡是我的賬都不要自己給。這，使我有點出乎意外，我一時想不出這關照者是誰。離開旅館時，叩問賬房，賬房也弄不清楚，據說是接頭的人因事出外去了。

九

季惺的家在P路某號，是一座二層樓的洋房。前庭的一片草坪裏已經掘有兩個防空壕，但當她帶我上樓時，還指着屋外正對面的一個土丘，高與樓窗齊平的，對我說：我們在那土山下，還因山掘了一個土壕，上面的浮土有兩丈多厚，一有警報來，我們便跑進那兒去躲避。

接着又把警告的方式告訴我，據說是用哨子。當有敵機來時便有第一次的警

報，敵機逼近了，便有第二次的緊急警報。第一次警報來時便當作避難準備，第二次警報來時便一律都進防空壕。等到敵機走遠了，又來一次哨子是警報解除的表示。

聽着這些話覺得有點像畫話般的滋味，因為住在租界裏的人是從沒有經受過這樣的訓練的。

把住處搬定了，為接見朋友，訪問朋友，便忙了一天。有一位同鄉誇讚我，說我的成績很好，別的人就費十天工夫都怕把「關係」弄不好的，我一天工夫就弄好了。這誇讚，不知道是該我接受，還是該朋友們來接受。

午後四點鐘的時候，打電話給張岳軍，向他報了到。他在電話裏面便請我到他的公館裏去談話。

投刺後，被引進了一間客廳。

岳軍穿着藍色的緞袍子走了出來，彼此拉了手。

——十年不見了，整整十年啦。……馬伯援以前常見面，談起你，說你的生活很清苦。……又曾提起，想約朋友們多量地贈送些書籍給你，供你的研究。但我是担心，恐怕你不肯接受。……寶眷怎樣呢？近來有消息嗎？

沒有十分改盡的四川鄉音，娓娓地談着。

——今年五月，在廬山，和慕尹，公洽，淬廉諸位談起了你，大家都想把你請回來。但關於取消通緝的事情，不免躊躇了一下：因為如果早取消了，恐怕你不能離開日本吧。

聽着這些開心見腸的話，真是使我感激，我沒想出有這麼多的朋友關切我。不過朋友們也似乎把我估計得太高，其實我的生活雖「苦」，並不怎麼「清」，苦得實在是有點焦頭爛額的。已經是過往的事了，不妨在這兒說一說。

記得在八年前中國錢最賤的時候，有一個時期，三塊大洋勉強可以換得日本一圓。在那時儘管連着一枝筆，從早寫到晚，寄回中國去賣的中國錢僅僅只能掉

換得少數的日本老頭票。一家六口一月靠着四五十圓的老頭票（約當留東學生的一個人的平均生活費）過活下去的，也有好幾個月。

最使我不能忘記的，是我的一部「兩周金文辭大系」，費了兩年的工夫研究來的成果，寫信給商務印書館求售，遭了拒絕。求燕京大學，求中央研究院，也同樣地沒有發生影響。沒有辦法，只好去求日本東京的一家書店，書店老板却只肯給我三百圓的板稅。我嫌少了一點，因為那種書是很難望再版的。老板說：要曉得啦，三百圓等於中國錢七百多塊啦。這話雖然有點傷我的尊嚴，然而却也刺中了我自己的最軟弱的要害。自己雖然遲疑了半個月，然而畢竟還是抱了那部書去換了三百元老頭票到手。從此，我的關於考古一方面的著作也就接一連二地在日本印出了。於是西園寺公爵對我怎樣怎樣，日本政府又對我怎樣怎樣的謠諑便在國內傳播了起來，險些兒沒有把我定成「漢奸」。

僅僅隔着一個東中國海，我們對於日本的認識，不知道何以竟隔膜得那樣。

我可以坦白地再說幾句話。西園寺公府看過我的書是事實，看後向人稱讚過也是事實，但他和我並沒有一絲一毫的直接關係。我不願意借他來抬高我的身價，我也不願意拿我去抬高他的身價。他固然是日本的元老，而且是值得尊敬的一位國際政治家，然而說到古器物學的研究上，他究竟只是我的愛讀者而已。

說到日本的官吏，日本的學者們，他們最初只把我看成爲落水鷄，把我的著作看成水中的鷄糞，然而待到他們的元老稱讚，西歐的學術界也生出了反響的時候，他們便刮起目來了。眞真是透頂的勢利。

勢利的民族，我怕日本人要算是世界第一。一些研究中國學問的所謂「支那學者」，連中國文都還讀不斷句，而他們的心目中却澈底地藐視中國人。但一遇着西方「支那學者」的橫行文字的著作時，却奉若拱璧，五體投地，不是「馬斯伯樂 (Maspelo) II」，便是「卡爾格倫 (Karlsson) IV」，這和日本軍部在上海敬傳單，聲明要打中國共產黨，而同時日本的天皇却在歡燕蘇聯大使，不正是同一

國民性的表露嗎？

——我近來簡直專門在做秘書長了。仍然是岳軍在對我說。

——怎的？

——唔，政治會議的秘書長是我，××會議的秘書長是我，軍事委員會的秘書長又是我。一個人兼任三個秘書長。

我覺得中國的人才太少，能者太勞了。聽了岳軍的話，我這樣想，但沒有說出口來。

+

從岳軍那里剛好回到居停處，淳如處長有電話來了，說蔣先生叫我去談話，立刻就去，有汽車派來接我。不一會汽車也果然來了。

天在下雨，一個人坐在很宏大的一架汽車裏面，覺得有點興奮。汽車夫是用不着關照的，他只是閉着在走。

走了一些轉折到了一個地方，又被人引導着步行了一段路，到了一處很樸素的住處。

剛進廳堂門，穿着深灰色的中國袍子的蔣先生遠遠由左首走出，呈着滿臉的笑容，眼睛分外的亮。

——你來了。你的精神比從前更好，蔣先生一面和藹地說着，一面和我握手，手是分外的暖和。

廳堂相當寬敞。當門不遠處，橫放着一張條桌，蔣先生背着門在正中的一把大椅上坐着，叫我到桌對面的正首去就座。我說，我的聽官不靈敏，希望能夠坐近得一點。於是我便在左側的一個棧發椅上坐下了。

——你的神采比從前更好，蔣先生又這樣向我說了一遍。看來比從前更年青。

了，貴庚是？

——是壬辰年生的，今年四十六歲。

蔣先生的態度素來有威可畏的，有好些人立在他的面前不知不覺地手足便要戰慄，但他對我總是格外的和藹。北伐時是這樣，十年後的今日第一次見面也依然是這樣。這使我特別感覺着慰適。

我也同樣地感覺着蔣先生的精神比從前更好了，眼睛分外的有神，臉色異常紅潤而煥發着光彩，這神彩就是在北伐的當時都是沒有見過的。我見過些西安事變後的蔣先生的像，覺得很有憔悴的神情。抗戰以來的局面不用說是異常繁劇的，念到蔣先生的健康，我自己是暗暗地懷着有幾分的憂慮。但這憂慮，完全是杞憂，由我自己的眼睛已經證明了。

「日鑿而道存」，儲蓄在腦裏所想說的話頓時也感覺着絲毫也沒有說的必要。因為蔣先生的眼神充分地表明着鋼鐵樣的抗戰決心，蔣先生的健康也充分地保證

着鋼鐵樣的抗戰持久性。抗戰既堅決而且能持久，國家民族的幸福還有能更超過於這一點的嗎？自然，我並不是索樸的唯一論者，以為精神超過一切。但我們目前的中國是常以精神奮勵為前提的，因為物質的供應雖然不周到，但已相當有了一些準備，如果大無畏的精神力毫不發動，則一切物質上的儲集只是死物，而且會成為自己的累贅。現在，我們最高的精神力活動了起來，一切物質上的工具都賦予了新鮮的生命。生命是聯綿繼續的不斷的流。生命誕生生命，要保持着它的不斷的永續，那是物理的必然的趨勢。所以我們精神力一發動了，必然地是祈求物質的充實，以維持活動力的久持。蔣先生是我們最高的領袖，他既有持久抗戰的決心，那他對於抗戰必如何始能持久的物質條件，（例如孫總理三大政策所暗示），必已高瞻遠矚，成算在心，不然，他是不會有那樣的清明，那樣的寧靜的。

他問到了我關於甲骨和金文的研究上來，問我今後是否尚有繼續研究下去的興趣。我說，只要有材料和時間，是仍然想繼續研究下去的，關於那類古器物學

的材料，散在歐美各國的很多，將來如有機會時很想把它們收集起來。蔣先生允許我，說將來可以設法。

又問到我有沒有朋友可以做宣傳工作的人。我對於這個下問却答應得很含糊：因為我以前的朋友大抵分散了，有的也改變了興趣，回國以來雖然知道有些長於宣傳工作的人，但不必是我的朋友。因此雖然承蔣先生兩次問到，但我於咄嗟之間，竟沒有可能提出任何人來。

蔣先生又說，希望我留在南京，希望我多多做些文章，要給我一個相當的職務。

我自己也感覺着，我的工作是以做文章為最適宜的，但我因為耳朵聾，沒有可能參加任何的機構。因為很明顯地是不能參加任何的集會的，別人的議論不能聽取，自己的議論也就無從接搭。我把這個情形，直率地說出了，我說，文章我一定做，但名義我不敢接受。

蔣先生說，一切會議你都不必出席，你祇消一面做文章，一面研究你的學問好了。

這樣的懇切實在是使我感激。而且在這簡單的幾句話裏面還給予了我一個今後工作的途徑：學行兼顧。我看，在凡百方面這個途徑恐怕都是必要的。

我沒有再說話了。

蔣先生又問了我的家眷，又問到了我爲什麼到了日本。

關於到日本去了十年的一層，我也回答得很直率。我說：我沒有錢，在國內不能生活，又不能到歐美去，所以只好朝日本跑。

此外還承問了些個人的私事，最後是說，我們改天再來詳細的談。於是我便告辭起身。蔣先生一直把我送到大門口。

又是一次暖手的握手，依然是滿面的喜色，分外發着光彩的眼睛。

十一

晚飯應了周至柔的邀約，有淳如同座。

至柔和我雖然才見兩次面，但已如多年的老友一樣，什麼話都坦白地說了出來，絲毫客氣的必要也沒有感覺着了。他的體魄是很魁梧的，我在初只以為他是一位純粹的模範軍人，但他對於文學的趣味卻異常深厚。在這第二次的會面上，他談到了郁達夫，談到了茅盾，更談到了樞代英。他說代英不僅長於演說，而且會做文章，可惜他死早了，不然現在又是該他活躍的時候。

講到了敵人的轟炸南京上來。敵人早就宣言過，二十一號的正午以後要大規模地轟炸南京，請各國的外交人員及居留民一律退出。這種拙劣的暴戾的宣言，表示透了日本人的欺軟怕硬的事大主義。中國人是好惹的，打死幾十百萬都不要

緊，外國人卻不好惹呵！日本人在外國人面前是侏儒，在中國人面前是呼哈，這就是他們的「武士道」。狗屁！

——但是敵人的飛機多多飛來襲擊後方，倒是我們所歡迎的，因為那樣可以減少我們前敵將士的痛苦，增加我們全面抗戰的敵愾。這是至柔所表示的意見，這話使我受着了深切的銘感。

平型關的勝利也由至柔口中報告了出來。這消息在中午時早就聽見人說，但大家都還在半信半疑，這次是證實了。但作戰的情形和參加作戰的部隊，還沒有得到明確的報告。

飯後我向淳如說：我打算在二三天之內回到上海，因為還有些要緊的工作非去料理不可。

淳如說：汽車是方便的，隨時可以動身。又說他也想到前方去視察，已有電向前方請示，大約明天便可以有回電。

於是我們便約定明天下午三四時左右離開南京，假如一切的情形是許可的時
候。

既決定要趕回上海，有先行報告蔣先生的必要。從至柔的公館退出之後，我
便再去訪問張岳軍，託他爲我轉達。同時也把蔣先生和我談話的情形對他說了，
重申了我自己的不敢接受名義的私意。

岳軍都回答了，要一一爲我轉達。他問我：是不是還想見見汪先生？

我說：極其願意，只要汪先生有方便的時間。

岳軍當時便去打電話給汪先生，約定了明天上午九點鐘在某處會面。同時他
還把我向他告訴了的平型關勝利的消息詢問了一個仔細。

勝利的確是大規模的，敵三千，俘虜二千，虜獲敵人軍實輜重無算。參加的
部隊是第八路軍，作戰的情形是先以一營人擾敵後方，誘至有埋伏的山谷，一舉
而殲滅之。

真是愉快，假使是在十年前，聽到這樣的消息，一定又牛飲了一大瓶白蘭地。

十二

二十五日的首都特別晴朗了。一大清早起來便有人在說，今天恐怕有敵機來襲。果然，在九點鐘左右，我正乘汽車去訪汪先生的時候，同居的人說，警報來了。——這警報在我半鬢的耳裏，實在什麼也沒有聽見。

不一會又是緊急警報，於是同居的人都一齊跑向對山下的土壕裏去避難，他們都很關切我，叫我進最深處去坐。壕是因山鑿成的，除有進口外沒有通氣的氣孔，坐在壕裏做了一會兩腳老鼠，實在有點氣悶，我又移到了近口處來。高射砲在轟隆地響着。

季惺和銘燧是上報館去了的，季惺有一位兄弟叫友海，還在高中讀書。這位小朋友很活潑，穿着一套黃色帆布的中山裝，戴着一副黑色的倒翻羔羊角般的擴音器，站在進口的階段上瞭望空中的情形，一一向壕裏的人報告。壕裏有一人向我說：友海是我們的哨兵。

——他很有趣，等我也來替你們當個哨兵。我說着也就率性站上階段上去了。

——郭先生，你下來，危險。壕裏的人在說。

——郭先生，你下去，危險。壕外的友海在說。

——把你那聽器給我好了。我沒有聽從他們，只向友海索求他那對倒翻羔羊角。

友海把聽器替我套上了，聲音是要聽得大些。

高射砲和敵機的角度真是可觀。

據我所看見的說，開始是有十一架敵機飛來，由南轉向東城去預備散開，四處埋伏的高射砲一時震天價響亮，砲煙在敵機的隊中穿插。烟雲和機影密佈着，不易辨別清楚。

忽然有一聲砲響得特別着實，敵機隊中的第十架帶着一股黑烟，像彗星一樣墜落了。

——打得好，真打得好！敵機墜了一架。友海滿高興地向壕裏報告。

敵機被打中了一架之後，其餘的散開了來，高射砲烟和它們角逐了一會，它們又各自逃竄了。

空中的音樂告了一次的中休。我和友海，索性離開了土壕，躲在土丘上瞭望。街路上除掉警衛的士兵之外是一個行人也沒有的。一切的交通機關不用說是早已絕跡。

寂靜的街萬籟無聲的海，但在這無聲之中有意志力的波濤澎湃。

不一會又有一隊敵機來了。這次是十五架，依然是由南而來，却轉向城西北去散開。高射砲烟更加肩摩踵接地和它們角逐。忽然又是一聲特別着實的炮響，敵機中的一架發出一朵紅光，紅光上冒着黑烟，又像一顆彗星一樣，墜下了。

——打得好，真打得好！敵機又打落了一架！友海跳起來了，比剛才更加高興地向壕裏報告着。

怎麼放紅光呢？我懷疑着問。

——那一定是打中了汽油槽。友海很內行地向我說。

被打落了的敵機落在城西北區去還冒起了一陣火烟。

其它的敵機慌慌忙忙地亂飛了一陣，又逃竄了。

很有好一會，上天下地都凝寂着，沒有聲響。

——真是痛快，到了一次南京，親眼看見我們的空中戰，並親眼看見我們的高射砲打落兩架敵機，真是痛快。我自己對友海述懷着。

——高射砲打中飛機是不容易的事體，我也是今天才親眼看見。

——怎麼不看見我們的飛機來呢？

——我們的飛機是在城外和敵作戰，堵截敵機，如敵機竄入了城空，使用高射砲射擊。在城空作戰，弄得流彈橫飛，對於市民是相當危險。

友海好像是很明白作戰過程的一樣，確否不得而知，好在是年青人隨便的談話，姑且把它紀錄在這兒。

警報期間特別長，太陽把頭曬得有點痛，我弄得有點不能忍耐了。

——我看警報是快要解除的，我們回去吧。我向友海催促着。

——好的，大概是快會解除了。

友海陪着我剛好回到門口，他說：哦，你有先見之明，警報解除了。

他是聽見了解除警報的哨聲的，但我依然什麼也沒有聽見。

不一會壕裏的人也回來了，大家都笑逐顏開地十分快興。

接着又是新民報館銘德來電話，這電話中所報告的消息，更於大家的快興之中又增加了快興。

據說，這次的敵機的來襲，我機在城外和它堵截了好一會，竄進了城空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又說：我們的高射炮，在浦口一炮連中了三機。怎麼連中的呢？是因為一砲打中了敵機的炸彈，炸彈爆裂了，自行打傷了兩架，一並墜落了下來。

一碗中三機！這在將來恐怕要成爲諺語。這比舊時的「一箭射雙雕」更來得摩登而可紀念。

敵人宣言，要把南京化爲灰燼。

我却親眼看見，敵人在南京化爲了灰燼。

警報解除後，汽車又開來了。汽車夫異常的高興，在車裏連連向我說，我們的高射砲真打得好，真打得好！城裏所打落了的兩架飛機，他也是看見了的。

一街的人都是笑逐顏開的，那笑中自然有從恐怖裏解放出來的安心，而更加不用說的是含有真打得好，真打得好好的歡喜。這歡喜把我們民族的感情打成了一片，我們要把這民族的歡喜譁或哄笑，轟落下敵人的一切的飛機！視死如歸的歡喜的轟炸，這是我們的至精銳的武器，敵人，你盡量的來吧！

到了約定地因爲時間已過，汪先生留下了一位秘書，告訴汽車夫更開到某地去。

在客廳裏坐候得沒一分鐘光景，汪先生進門來了，老遠開着跑步，跑來和我握手。幾幾乎要把我擁抱着的一樣。

汪先生的精神很好，但比武漢時代是消瘦得多了。

汪先生說，大家曉得你來了，都很高興。剛才在開會議，大家都期待着會開

完後可以和你見面，但可惜警報的時候太長，所以都散開了。

汪先生又說到我要回上海的話來，於是我便知道，岳軍是把我走的消息報告了的。

談了有將近一個鐘頭的話，汪先生問我：已經見過公博沒有？我說，還不會見過，正想和他見面。

汪先生說：那嗎好，你就留在我這兒吃午飯，我打電話去叫公博來，我們一道再談。

我說：已經和孫哲生先生約過，要在午前去看他。午飯也有先約。

汪先生說：那嗎好，我打電話去問公博，讓他約定一個時間和地點。

汪先生進去打電話去了，起初轉來說，公博要來看我，問我住在什麼地方。我告訴了。但汪先生再轉來時，却說，公博約我三點鐘到他住的地方。

離開十二時已經不遠了，我便告辭了，去訪問孫哲生先生。

哲生先生也問到了我的關於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上來。在上海曾經聽見吳經熊博士說過，哲生先生曾買過我的「殷契粹編」來送他，他却把我的「屈原」和「浮士德」來轉贈了。古器物學的研究，在中國似乎有成爲一般趣味的傾向，但我自己已回到中國來僅僅祇有兩個月，對於那些研究就好像隔了兩個世紀，這在我自己或許怕是一種危機。

在陳設中看見有一個青銅器，是有蓋的匱。把蓋揭開來看，蓋頂和器底都有銘，作器者是「浮公之孫公父宅」（公父是字，宅乃名。）這個器匱，記得在「寧壽鑑古」或「西清古鑑」上記錄過。器之如匱而有蓋者，王國維以爲是飲酒的兕觥。但這個公父宅匱既大而有蓋，銘文也明明說是匱，而且器和銘都不會是贗品，足見王國維的兕觥說也有點靠不住。古者匱與盤必相將，匱是盛水的器匱，無論盛熱水或冷水，都不妨其有蓋。匱不常有蓋，我看是說不過去的。大約有蓋而小的匱也可以盛酒，古人則稱之爲兕觥吧。

因為警報的頻繁，在哲生先生那兒竟由十二點鐘推到了三點過鐘。談了不少的話，會了不少的人，公博也是在這兒會着的。

十四

得以離開南京時已是二十六號的清晨。真是湊巧，今天又是雨天。敵機在雨天是很少出動的，大約我真是在走運吧？

途中在某處吃中飯時，遇過一次警報，但沒聽見有什麼轟炸的聲音。又到辭脩那里去，把去南京後的情形向他報告了。僅僅作了二十分鐘光景的逗留。

同行的淳如，他的想早入上海的心似乎比我還要切。他很想戒嚴時間以前趕進租界，他說，早點進租界，到四川菜館去吃頓夜飯，再進旅館去洗一次澡，可以舒服的睡他一夜。這，並不能說是怎樣的奢望；因為汽車上的一個整天實在

是足以使人勞瘁。而且公路又不甚平，汽車總愛跳，在有一次過橋的時候，跳得很高，把兩人的頭都碰傷了。

但我自己是未敢樂觀的。上海附近的公路，我往返過多少遍，不平的程度更要厲害，我不敢相信在戒嚴時間前便趕得進租界去。但我也不好說出來以毀壞淳如的希望。人在有希望的時候，雖然吃苦總還有幾分甜頭。待到希望毀滅了，那純粹的苦會加倍地令人難耐。

果不出我所料。車到某處附近的時候，公路爛得真是有點荒唐。接聯着有好幾架卡車陷滯在泥裏不能動。我在心裏禱祝着，希望我們的車不要也陷滯了。然而，這祈禱終竟不靈。僅僅開過了兩三架陷滯着的卡車，車輪也同樣地陷滯！起來。糟糕，怎麼辦呢！雨仍然在落着，泥裏的轍跡有一尺來往的深。前也是陷沒着的卡車和汽車，後也是陷沒着的卡車和汽車，一連怕有十幾架。幸好是在晚上而又在下雨！但到了明天清早，這十幾架車子，豈不是敵機的極顯著的目標？

糟糕，怎麼辦呢？淳如的憂慮似乎已經早把他的希望打碎了。時間已經是夜裏十點鐘。

淳如和跟來的公役都下了車，從前後陷沒着幾卡車中找了些人來，想把車子推動。我也下了車去推，但泥是那麼爛，不讓你有站腳的地方。司機的儘管鼓動着發動機，汽車本身也好像在大冒其火，滿焦燥地像狂牛一樣洩着氣，焦燥到它的輪蹄發出了橡皮臭，然而一動也不能動。

——糟糕，怎麼辦呢？淳如也焦燥起來了。

我想到了離黃琪翔的住處不遠，我向淳如說：我們只好去找他，可能時請他派部汽車送我們，陪着的讓他叫人設法。

找着了一位伙子讓他引路，冒着雨，在泥滑的路上走。費了好些週折，走到的却是一處公民訓練所。在這兒和負責的商量好了，請爲我們備十名的伙，去推動。據說壞路是只有一短截的，祇消把那一截推過了，便沒有問題。淳如也給琪

翔打了電話去，但已經有辦法了，便沒有再擾他。

伙子們都披着蓑衣，戴着斗笠，穿着草鞋，要征服雨和泥，似乎只有這種才是最好的武裝。

回到公路，在雨中立在一架陷沒着的卡車旁邊等待，這等待怕有點像立在法庭上等待着受生或死的宣判那樣，雖然自己還不會有過等候那樣的宣判的經驗。

伙子們去了不一會，前頭有頭燈光閃動了。再不一會，喇叭發着歡喜的聲音向我們的身邊咆哮了來，正是我們乘來的草色的尚未流綫型化的轎車。我們和汽車同樣，獲得了再生的歡喜。

把車停着，等待伙子們的轉來。淳如把了十塊錢來犒勞他們，向他們致謝，他們也都十分歡喜。「有力者出力，有錢者出錢」，在這兒怕得到了一個很好的示例吧。有錢者所出的錢應該有一部分是為有力者解決他們的生活的，要這樣來源纔不會窮。

車又開動了起來，到這時淳如才告訴了我那汽車的來歷。

原來那架汽車是辭修夫人的嫁奩，本是紅色的轎車。因為前方車輛缺乏，辭修夫人自己捐贖，把車皮改漆了一遍，趕送到前方來。我們要算是獲得了這出征車的第一次乘車的光榮的。

聽了這汽車的來歷，不禁肅然生出了虔敬的感覺。難怪淳如剛才要那樣的焦燥，而汽車本身也要那樣的焦燥了。如陷沒在那兒不能動，或者遭了敵人的轟炸使這車竟成了廢車，豈不是辜負了辭修夫人的一片愛國的至誠，而增加了我們，尤其我自己的罪孽嗎？

知道了汽車的來歷，在車裏坐着卻有點不大安穩起來。這樣可尊敬，可寶貴的車，實在不是我這拖着泥腳的閒人所應該坐的，像我這樣的人祇應該拖着泥腳在泥裏面推送着這車子走。不知怎的，坐在車裏感覺得快要流眼淚——就是目前寫到這兒來的時候，眼淚也總是在眼睛裏湧。

南京來的司機者不識路徑，在公路上逢人必問，遇岔必停，因此到達真茹時已經兩點過鐘了。肚子很餓，道旁有一家賣燒餅油條的，在趕夜工，公役和司機的買了燒餅油條來吃，我也吃了一些。

淳如說：你回國來吃燒餅油條怕是第一次吧？

我說：不，前回我到××，馮煥章先生已經請我吃過一次。

淳如又說：四川菜沒吃成，來吃油條燒餅，說了，自己笑着，笑了，又繼續着說：你這一次一定有好文章寫，寫的時候這油條燒餅的一節，斷不要忘記。

是的，我尊重朋友的諄囑，把這一節瑣事也就記錄在這兒，所謂「蒼蠅之微」也。

三點鐘光景到達徐家匯，不用說無法進租界。四人同在一駕車裏過夜，但我自己是睡得很舒適的。在這樣可尊貴的汽車中能夠過一夜，怕是我「四十六歲交大運」的所謂「大運」中之最大的運氣吧。

二十七日的清早，在晴朗的曙輝中，車至楓林橋，費了相當的週折始得入租界。我是七月二十七日由日本回到上海的，九月二十七日又由南京回到上海，剛好滿了雙月。

附錄：中國文化界告國際友人書

全世界愛好和平的朋友，保衛文化的騎士，一切理智清明的義士仁人們：

我們的世界，我們的世界文化，我們全人類的福祉，目前是臨到了絕大的危機了。

西方，把國際勢力劃分爲了兩大陣營的西班牙的戰火業已經年，迄今尙未止熄。東方，我們目前的中國又在和強暴的日本軍部作殊死戰了。

日本的軍部自從中東之戰，日俄之戰，屢次的大戰役獲得了勝利以來，他們只知道戰爭的利得，不知道戰爭的慘禍，他們是把戰神認爲了他們的守護神了。

歐洲大戰，東方沒有直接參加，播及於日本的影響很小。否，她反而是得到了偏惠，把她的各種勢力扶植了起來，對於我們中國生出了獨佔的野心。這野

心，尤其在最近的六七年，揭開了一切的面紗，毫無掩飾地暴露着。

自一九三一年以來，日本侵襲我滿洲，蹂躪我上海，奪取我熱河，割裂我冀東，猶然不知滿足，絲毫也不想收斂她的侵略的狂勢。最近復自行醞釀出蘆溝橋事變，以重兵五十萬進攻華北，奪取我北平天津，屠殺我無防無抵抗的民衆，而於我文化機構，尤狂肆摧殘，逮捕我學人，槍決我青年，炸毀我學校，焚燒我圖籍。這種狂暴的行爲，就是未開化的蠻人都是不能做出的，而日本軍部橫無忌憚地，在二十世紀的開明的今日，不惜一演再演地引以爲快意了。

華北的轟炸尙在繼續進行，華南的轟炸十日以來又早已開始，上海的四郊，杭州，蘇州，南京，南昌，九江，武漢，長沙，各地都同時受日本軍部的轟炸，我無防禦無抵抗的民衆，尤其孱弱的婦女幼兒年老無力者，死在轟炸機的投彈之下，總當在十萬人以上，北平天津等地的死亡，還不及算入。現在上海四郊的學校和文化機關，又和天津一樣，已經打成了一片焦土了。

朋友們，我們明確地知道，日本軍部的野心是沒有止熄的一天的。他們的所謂「大陸政策」，正明目張胆地表示着非完全佔領中國不可。他們之想吞併中國，處心積慮已經有四五十年了。他們認為他們的羽毛已經豐滿，他們的海陸空軍都是在世界無敵。而且在目前的西方有西班牙的內戰尚在進行，各文明國家分成爲對立的形勢，愛好和平的友邦，表面上似乎已沒有餘力顧到遠東，所以日本的軍部更認爲這是千載一時的機會，發動了他們將近全部的武力大舉圖華。我們中國，目前的確是處到了危急存亡的關頭了。

但這危機是我們中國一國所獨具的嗎？否，這是帶有全世界性的！我們中國的危殆只是這個危機的開始。這個危機，猶如猛烈的霍亂，鼠疫，它在短時期內便要向全世界蔓延。全世界的文化，全人類的福祉，都是同樣地受着了莫大的威脅的。我們這樣的說辭，並不是故意要危辭聳聽，也並不是要誣譏日本的軍人。日本的軍人，他們在公開的宣傳上所作的說辭，有時比我們這所說的還要更甚。

他們老早在夢想着成吉思汗的再來，其荒唐無稽的宣傳家，更認為成吉思汗是他們的源頭經，他們早就在夢想着更要演出「蒙古人馬蹄到處無青草」的慘劇的。是的，朋友們，他們這種想念的確是「夢想」，我們可以絕決地這樣說。但是，這夢想不是有逐漸實現的可能了嗎？六七年來日本軍部在我們中國境內所演的慘劇，不是給我們全世界人類的連打的警鐘嗎？我們中國如逐漸地被日本人吞滅了，誰還能夠斷言，日本人不會像五世紀前的吞併了中國的蒙古人，把戰禍蔓延到全世界？我們要斷言日本軍人的野心是夢想，須要有實力來證明她的確是夢想！

我們中國人現在是起來了，我們是被逼到無可忍的地步，在死裏求生地起來了。我們明知道我們的力量很薄弱，我們的軍備遠不如日本，——因為日本人的整軍經武已經有五六十年而我們是只有五六年的——但是我們不顧一切地起來了，我們的旗幟上所寫的不僅是要爭取我們民族的生存權，要保衛我們祖國的獨

立，而且我們是要做世界文化和人類福祉的防波堤，我們要保衛世界文化並保衛人類福祉。

朋友們，你們不要以為我們這種想念是誇大吧，以為我們這次的對日抗戰是不度德，不量力，僅如以卵投石，或如上海某外報所載的嘲笑漫畫，是以戎克船和日本的軍艦衝擊吧。不，我們相信，凡是真正愛好和平，愛好文化，理性清明的友人，決不會作如是想。我們相信我們的友人是澈底同情於我們的。我們相信我們的友人就和我们自己一樣，是相信着最終的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因為我們的全國上下是一致地發動起來了。我們的士兵樂於犧牲一切保衛自己的祖國，我們的人民也都樂於犧牲一切以保衛自己的祖國，我們大家在同一的目標之下舉起了抗敵的烽火，舉起了二十世紀的赤十字軍的軍旗了。我們縱使是戎克船，然而這戎克船上載滿了猛烈的魚雷和各種各樣的水中轟炸器的。這，我們相信，住在上海的國際友人們，可以作我們的保證。這十日來的上海的戰況，我們的戎

克船不是事實上擊沉了日本的軍艦嗎？

戰爭的勝負並不全靠著武器，武器終是要靠人來運轉的。日本的士兵乃至日本的民衆，我們的確地知道，他們也並不是渴於血液的猛獸，他們的出征乃至贊助出征，只是受着他們的軍部的迫脅，出於不得已而然。日本早就施行了軍事獨裁制的，除掉軍部和少數馬路政客之外，人民全體，上而資產階級，下而無產大衆，都失掉了他們的自由，他們僅僅是在軍部的一聲一笑之中唯唯否否而已。日本的唯一元老西園寺公爵 (K. Saionji)，有名的自由主義憲法學者美濃部博士 (Minobe)，都早已失掉了他們的發言權，甚且連生命都要時受危害，其它是不言而喻的了。故爾日本的出征軍，我們敢於說一句，他們是將驕兵法。然而我們的却不同，我們的士兵和全體民衆，是人人都抱了個國存與存，國亡與亡的決心的。決定勝負的關鍵應該是在這兒。歷史教訓我們，中東之戰時日本的軍備不如我們，而日本戰勝了。日俄之戰時日本的軍備更遠不如俄國，而日本又戰勝了。

爲什麼呢？因爲當時的日本所爭的是自己的生死存亡，和現在的純粹出於侵略，是完全兩樣的。我們現在是處在了中東之戰和日俄之戰的日本地位，而日本是處在當時的我與俄國的地位了。

日本的資產階級也同樣在反對日本出兵，雖然他們的立場不同。他們應該比誰也還明白，他們的經濟基礎一多半是建設在我們中國這個世界商場上的。他們要榨取我們是以維持和平狀態爲最適宜。戰爭，不啻是破壞了他們自己的產業，荒廢了他們自己的市場，同時也就可以說是他們日本的自殺。日本軍部之所以有強盛的今日，是全靠着日本經濟的發展。現在他們發動了戰爭，還是阻遏了自己的經濟發展，在我們的眼前是展開了日本軍人的拿手好戲「腹切」(Hatakiri)之一幕的。日本的經濟的生命可以說是被制在我們的手裏，同時日本軍部的生命也就是被制在我們的手裏的。我們要長期抗戰，使日本的經濟機構全盤破產，同時也就使日本軍部歸於消滅。

日本軍部侵略我們中國有句口頭禪，說是要「防止共產黨」，他們屢次追逼我們中國當局和他締結「防共協定」。其實這是最可笑的連小兒也騙不了的幌子。共產黨在蘇聯單一地擔當着政治的處理，在英法等國也公開地參加着國家的政權，其本身並不是日本人所忌視的那種怪物。這些都暫且不論。先說到我們中國的國內吧。我們中國共產黨老早就停止了她的對內鬥爭的策略；竭誠地提倡聯合戰線，以鞏固國防，共赴國難。這由日本軍部的意識形態——忠君愛國——的立場說來，正是應極力嘉獎的，何勞他們來替我們「防止」？次說到我們中國的國際關係吧。各個友邦對於我們中國，素來都取的是友好的態度，就是日本軍部所最忌避的蘇聯，更老早把她們在中國境內由不平等條約所獲得的各種特權放棄了，而在她的本國是在極力提倡着民治主義的，更何勞日本軍部來代替我們「防止」？倒是以「防共」為幌子的日本軍部，既奪取了我們的滿洲，熱河，冀東，華北，而在這些地域又任意沒收人民的土地財產。這不正是在實行共產麼？去年

日本的「二二六」之變，一般的少壯軍人所標榜的「沒收資本家的全財產」，「一切產業收歸國有」，這不正是在主張軍事共產麼？日本軍部倒正可以說是最猛惡的一羣強盜。這正是我們所應當防止的東西。同時也正是全世界關心於人類文化的朋友，所應當協同防止的。

日本軍部侵略我們中國還有第二句口頭禪，便是說「要保持東亞的和平」，而自詡爲「安定勢力」，這個幌子尤其令人發笑。東亞的和平由什麼人來擾亂了？爲什麼應有保持的必要？不正是因爲有了日本軍部這一大羣的強盜的出現嗎？

誠然，我們明確地知道，和平是很可寶貴的。和平是文化之母，各個時代的文化都是人類生活得到理智統制時的和平狀態之下所創建出來的。人類自從脫離了獸域以來，他的目標是正確地向著人類的協和而前進着的，混却各民族各社團的偏狹的傳統思想，尤其個人所稟賦着的獸性，而前進着的。以往的文化是這樣建設了來，今後的文化也當這樣建設起去。

我們中華民族素來是嗜好和平的民族，我們的祖宗在二三千年前便以禮讓的教條來訓練我們，我們從不會以暴力來侵凌過任何國家，我們只是以我們歷代所創造的文化作為禮物贈送給鄰近的兄弟民族的。日本民族也就是受我們的贈予的一個主要的對象，事實上他們是受了我們的文化的洗禮，在千年以前脫離了原始的畛域，和我們達到同一的水準了。

然而口口聲聲以「保持東亞和平」自命的日本軍部，他們回答我們的禮物是些什麼呢？——唉，真真是可以感謝的禮物啦，是飛機大砲的轟炸，綠氣細菌的毒氣！這轟炸，這毒殺，目前雖只是贈送與我們，然而在不久的將來，誰也不能保定，它們是不被贈給全世界的人類的。日本的狂暴軍部明白地是全世界人類的最大的威脅。過往無數的志士仁人爲謀世界和平，爲謀人類福祉，費盡無量的心血所創建的文化利器，都爲日本軍部所逆用，用來摧殘人類以逞他們的獸慾了。

我們中華民族本着他愛好和平的天性，被逼到忍無可忍的地步，我們現在提

起正義的劍，舉起二十世紀的赤十字軍的軍旗起來了。我們的旗幟上的標識，是，爭取我們民族的生存權，保衛我們祖國的獨立，要以我們全民族的血來建立一道新的萬里長城，保衛世界文化並人類福祉。

全世界愛好和平的朋友，保衛文化的鬥士，一切理智清明的國際的弟兄們，尤其日本國內的弟兄們，請你們一致起來和我們攜手，為保衛全世界的文化而戰，為保衛全人類的福祉而戰，把世界文化和人類福祉，於整個毀滅的危機之前救起。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沫若起草